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尋師覓父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

且說艾虎同了孟傑張立，回到莊中。史雲正在那裡與眾商議，忽見艾虎等回來了，便問事體如何，張立一一說了。艾虎又將大家上臥虎溝避兵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眾漁戶聽了，誰不願躲了是非，一個個忙忙碌碌，俱備收拾衣服細軟，所有粗重傢伙都拋棄了。攜男抱女，攜老扶少，全都在張立家會齊。此時張立已然收拾妥當。艾虎背上包裹，提了齊眉棍，在前開路。孟傑與史雲做了合後，保護眾漁戶家口，竟奔臥虎溝而來。可憐熱鬧鬧的漁家樂，如今弄得冷冷清清的綠鴨灘！可是話又說回來，若不如此，後來如何有漁家兵呢？一路上嘈雜難聽，紛紛亂亂，好容易才到了臥虎溝。沙員外迎至莊門，焦赤相陪。艾虎趕步上前相見，先交代了齊眉棍。沙員外叫莊丁收起，然後對著眾漁戶道：「只因房屋窄狹，不能按戶居住，暫且屈尊眾位鄉親。男客俱在西院居住，所有堂客俱在後面與小女同居。待房屋造完時，再為分住。」眾人同聲道謝。

沙龍讓艾虎同張立、史雲、孟焦等，俱各來到廳上。艾虎就先開言問道：「小姪師傅、義父、丁二叔在於何處？」沙員外道：「賢姪來晚了些，三日前他三人已上襄陽去了。」艾虎聽了，不由的頓足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！」提了包裹，就要趨路。沙龍攔道：「賢姪不要如此。他三人已走了三日，你此時即便去了，追不上了。何必忙在一時呢？」艾虎無可如何，只得將包裹仍然放下。原是興興頭頭而來，如今垂頭喪氣。自己又一想，全是貪酒的不好，路上若不耽延工夫，豈不早到了這裡，暗暗好生後悔。

大家就座獻茶。不多時，調開座位，放了杯箸，上首便是艾虎，其次是張立、史雲、孟焦二人左右相陪，沙員外在主位打橫兒。飲酒之間，敘起話來。焦赤便先問盜冠情由，艾虎述了一回，樂的個焦赤狂呼叫好。然後沙員外又問：「賢姪如何來到這裡？」艾虎止於答言，特為尋找師傅義父。又將路上遇了蔣平，不意半路失散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只聽史雲道：「艾翁為何只顧說話，卻不飲酒？」沙龍道：「可是呀，賢姪為何不飲酒呢？」艾虎道：「小姪酒量不佳，望伯父包容。」史雲道：「昨日在莊上喝的何等痛快，今日為何吃不下呢？」艾虎道：「酒有一日之長。皆因昨日喝的多了，今日有些害酒，所以吃不下。」史雲方不言語了。這便是艾虎的靈機巧辯，三五語就遮掩過去。你道艾虎為何的忽然不喝酒了呢？他皆因方才轉想之時，全是貪酒誤事，自己後悔不置，此其一也；其次他又有存心。皆因焦赤聲言這親事做定了，他惟恐新來乍到，若再貪杯喝醉了，豈不被人恥笑麼？因此他忍心耐性，忍而又忍，暫且斷他兩天兒再做道理。

酒飯已畢，沙龍便叫莊丁將眾獵戶找來，吩咐道：「你等明日入山，要細細打聽藍驍有什麼動靜，急急回來稟我知道。」又叫莊丁將器械預備手下，惟恐山賊知道綠鴨灘漁戶俱歸在臥虎溝，必要前來廝鬧。等了一日，不見動靜。到了第二日，獵戶回來，說道：「藍驍那裡並無動靜。我等細細探聽，原來搶親一節皆是葛瑤明所為，藍驍一概不知。現今葛瑤明稟報山中，說綠鴨灘漁戶不知為何俱備逃匿了，藍驍也不介意。」沙龍聽了也就不防備了。

獨有艾虎一連兩日不曾吃酒，委實難受，決意要上襄陽。沙龍阻留不住，只得定於明日餞行起身。至次日，艾虎打開包裹，將龍票拿出交給沙龍，道：「小姪上襄陽不便帶此，恐有遺失。此票乃蔣叔父的，奉的相諭，專為尋找義父而來。倘小怪去後，我那蔣叔父若來時，求伯父將此票交給蔣叔父便了。」沙龍接了，命人拿到後面，交鳳仙好好收起。這裡眾人與艾虎餞行。艾虎今日卻放大了膽，可要喝酒了。從沙龍起，每人各敬一杯，全是杯到酒乾。把個焦赤樂的拍手大笑道：「怨得史鄉親說賢姪酒量頗豪，果然，果然。來，來，來。咱爺兒兩個單喝三杯。」孟傑道：「我陪著。」執起壺來，俱備溜溜斟上酒。這酒到唇邊，吱的一聲，將杯一照：「乾！」沙龍在旁，不好攔阻。三杯飲畢，艾虎卻提了包裹，與眾人執手拜別。大家一齊送出莊來。史雲張立還要遠送，艾虎不肯，阻之再三。彼此執手，目送艾虎去遠了，大家方才回莊。

艾虎上襄陽，算是書中節目交代明白。然而仔細想來，其中落了一筆。是那一筆呢？焦赤剛見艾虎，就讓這親事做定了；為何到了莊中，艾虎一連住了三日，焦赤卻又一字不提？列位不知書中有明點，有暗過，請看前文便知。艾虎同張立回莊取包裹，孟傑隨去，沙龍獨把焦赤攔住道：「賢弟隨我回莊。」此便是沙龍的用意。知道焦赤性急，惟恐他再提此事，故此叫他一同回莊。在路上就合他說明，親事是定了，只等北俠等回來，觀面一說就結了，所以焦赤他才一字不提了，非是編書的落筆忘事。

這也罷了。既說不忘事，為何蔣平總不提了？這又有一說。書中有緩急，有先後。敘事難，斗筭尤難。必須將通身理清，那裡接著這裡，是絲毫錯不得的。稍一疏神，便說的驢唇不對馬口，那還有什麼趣味呢？編書的用心最苦，手裡寫著這邊，眼光卻注著下文。不但蔣平之事未提，就是顏大人巡按襄陽，何嘗又提了一字呢。只好是按部就班，慢慢敘下去，自然有個歸結。

如今既提蔣平，咱們就把蔣平敘說一番。蔣平自救了雷震，同他到了陵縣。雷老丈心內感激不盡，給蔣平做了合體衣服，又贈了二兩銀子盤費。蔣平致謝了，方告別起身。臨別時又諄諄囑問雷英好。彼此將手一拱，道：「後會有期，請了。」蔣平便奔了大路趨行。

這日天色已晚，忽然下起雨來，既無鎮店，又無村莊，無奈何冒雨而行。好容易道旁有個破廟，便奔到跟前。天已昏黑，也看不出是何神聖，也顧不得至誠行禮，只要有個避雨之所。誰知殿宇頹圯，仰面可以見天，處處皆是滲漏。轉到神聖背後，看了看尚可容身，他便席地而坐，屏氣歇息。到了初鼓之後，雨也住了，天也晴了，一輪明月照如白晝。剛要動身，看看是何神聖。忽聽腳步響，有二人說話。一個道：「此處可以避雨，咱們就在這裡說話吧。」一個道：「我們親弟兄有什麼講究呢，不過他那話說的太絕情了。」一個道：「老二，這就是你錯了。俗語說的好，『久賭無勝家』。大哥勸你的好話，你還不聽說，拿話堵他；所以他才著急，說出那絕情的話來。你如何怨的他呢？」一人道：「丟了急的說快的，如今三哥是什麼主意？該怎麼樣就怎麼樣，兄弟無不從命。」一人道：「皆因大哥應了個買賣頗有油水，叫我來找你來，請兄弟過去，前頭勾了，後頭抹了，任什麼不用說，哈哈兒一笑就結了。張羅買賣要緊。」一人道：「什麼買賣，這麼要緊？」一人道：「只因東頭兒玄月觀的老道找了大哥來，說他廟內住著個先生，姓李，名喚平山，要上湘陰縣九仙橋去，托付老道僱船；額外還要找個跟役，為的是路上服侍服侍。大哥聽了，不但應了船，連跟役也應了。」一人道：「大哥這就胡鬧！咱們張羅我們的船就完了，那有那末大工夫替他僱人呢？」一人道：「老二，你到底不中用，沒有大哥有算計。大哥早已想到了，明兒就將我算做跟役人，叫老道帶了去。他若中了意，不消說了，咱們三人合了把兒更好；倘若不中意，難道老哥倆連個先生也服侍不住麼？故此大哥叫我來找你。打虎還得親兄弟。老二，你別傻咧！」說罷，哈哈大笑的去了。

你道此二人是誰，就是害牡丹的翁二與王三。所提的大哥就是翁大。只因那日害了奶公，未能得手，俱各赴水逃脫，但逃在此處，噁心未改，仍要害人。那知被蔣四爺聽了個不亦樂乎呢。

到了黎明，出了破廟，訪到玄月觀中，口呼：「平山兄在那裡？平山兄在那裡？」李先生聽了道：「那個喚吾呀？」說著話，迎了出來，道：「那位？那位？」見是個身量矮小、骨瘦如柴、年紀不過四旬之人，連忙彼此一揖，道：「請問尊兄貴姓？有何見教？」蔣爺聽了，是浙江口音。他也打著鄉談道：「小弟姓蔣，無事不敢造次，請借一步如何？」說話間，李先生便讓到屋內對面坐了。蔣爺道：「同得尊兄要到九仙橋公幹，兄弟是要到湘陰縣找個相知，正好一路同行，特來附驥。望乞尊兄攜帶如何？」李先生道：「滿好個。吾這里正愁一人寂寞，難得尊兄來到，你我同船是極妙的了。」

二人正議論之間，只見老道帶了船戶來見，說明船價，極其便宜。老道又說：「有一人頗能幹老成，堪以服侍先生。」李平山道：「帶來吾看。」蔣爺答道：「李兄，你我乘船，何必用人。到了湘陰縣，那裡還短了人麼？」李平山道：「也罷，如今有了尊兄，咱二人路上相幫，可以行得。到了那裡，再僱人也不為晚。」便告訴老道，跟役之人不用了。蔣爺暗暗歡喜道：「少去了一個，我蔣某少費些氣力。」言明於明日急速開船。蔣爺就在李先生處住了。李先生收拾行李，蔣爺幫著捆縛，甚是妥當。李先生大

樂，以為這個伙計搭著了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搬運行李下船，全虧蔣爺。李先生心內甚是不安，連連道乏稱謝。諸事已畢，翁大兄弟撐起船來，往前進發。沿路上蔣爺說說笑笑，把個李先生樂的前仰後合，贊揚不絕，不住的搖頭兒，咂嘴兒，拿腳畫圈兒，酸不可耐。

忽聽嘩喇連聲響亮。翁大道：「風來了！風來了！快找避風所在呀。」蔣爺立起身來，就往艙門一看，只當翁大等說謊，誰知果起大風。便急急的攏船，藏在山環的去處，甚是幽僻。李平山看了，驚疑不止，悄悄對蔣爺說道：「蔣兄，你看這個所在好不吓人呀！」蔣爺道：「遇此大風，也是無法，只好聽天由命罷了。」

忽聽外面「噹」「噹」「噹」，鑼聲大響。李平山嚇了一跳，同蔣爺出艙看時，見幾只官船從此經過，因風大難行，也就停泊在此。蔣爺看了道：「好了，有官船在這裡，咱們是無妨礙的了。」果然，二賊見有官船，不敢動手，自在船後安歇了。李平山同蔣爺在這邊瞭望，猛見從那邊官船內出來了一人，按船吩咐道：「老爺說了，叫你等將鐵錨下的穩穩的，不可搖動。」眾水手齊聲答應。

李平山見了此人，不由的滿心歡喜，高聲呼道：「那邊可是金大爺麼？」那人抬頭，往這裡一看，道：「那邊可是李先生麼？」李平山急答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請大爺往這邊些。請問這位老爺是那個？」那人道：「怎麼先生不知道麼？老爺奉旨升了襄陽太守了。」李平山聽了，道：「哎呀！有這等事，好極，好極。奉求大爺在老爺跟前回稟一聲，說吾求見。」那人道：「既如此……」回頭吩咐水手搭跳板，把李平山接過大船去了。蔣爺看了心中納悶，不知此官是李平山的何人。

原來此官非別個，卻正是遭過貶的、正直無私的兵部尚書金輝。因包公奏明聖上，先剪去襄陽王的羽翼。這襄陽太守是極要緊的，必須用個赤膽忠心之人方好。包公因金輝連上過兩次奏章，參劾襄陽王，在駕前極力的保奏。仁宗天子也念金輝正直，故此放了襄陽太守。那主管便是金福祿。

蔣爺正在納悶，只見李平山從跳板過來，揚著臉兒，鼓著腮兒，搖著膀兒，扭著腰兒，見了蔣爺也不理，竟進艙內去了。蔣爺暗道：「這小子是什麼東西！怎麼這等的酸！」只得隨後也進艙，問道：「那邊官船，李兄可認得麼？」李平山半晌，將眼一翻，道：「怎麼不認得！那是吾的好朋友。」蔣爺暗道：「這酸是當酸的。」又問道：「是那位呢？」李平山道：「當初做過兵部尚書，如今放了襄陽太守，金輝金大人，那個不曉得呢。吾如今要隨他上任，也不上九仙橋了。明早就要搬行李到那邊船上，你只好獨自上湘陰去吧。」小人得志，立刻改樣，就你我相稱，把兄弟二字免了。

蔣爺道：「既如此，這船價怎麼樣呢？」李平山道：「你坐船，自然你給錢了，如何問吾呢？」蔣爺道：「原說是幫伙，彼此公攤。我一人如何拿得出來呢？」李平山道：「那白合吾說，吾是不管的。」蔣爺道：「也罷，無奈何，借給我幾兩銀子就是了。」李平山將眼一翻，道：「萍水相逢，吾合你啥個交情，一借就是幾兩頭。你不要瞎鬧好不好？現有太守在這裡，吾把你送官究治，那時休生後悔！」蔣爺聽了，暗道：「好小子，翻臉無情，這等可惡！」

忽聽走的跳板響，李平山迎了出來。蔣爺卻隱在艙門格扇後面，側耳細聽。

不知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